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五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一〕

〔三〕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嫡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

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密儀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處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處戲故連言之處戲即伏犧字異音義

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嫡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

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

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嫡洎其後因姓嫡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

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是胡公姓嫡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嫡武王所賜

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嫡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嫡耳何知胡公非闕父之身而知是其子

者以傳言虞闕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闕父明胡公非闕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闕父之子不封闕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闕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

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祀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故三恪以為陳與杞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

為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猪。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猪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

猪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猪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猪西南明猪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猪

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猪故無名山大澤明猪猶屬豫州陳在明猪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猪尚書作盟猪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嫡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覡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之上婆婆於粉棚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上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婆婆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莖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欸立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上東門之粉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上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宛上怨阮反爾雅云宛中宛上郭云中英隆高。

疏

宛上三章章四句至

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摠之毛以此序所言之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

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子大夫也湯蕩也四

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

而則微。洵音疏子之至望兮。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荀微戶教反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

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

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

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不爲。正義曰箋以

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

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皆爲也。傳洵信。正義曰釋詁文。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坎其至鷺羽。毛

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

傳值持至爲翳。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曉攤名之曰白鷺線

陸機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遠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

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坎其擊缶宛丘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其白羽也坎其擊缶宛丘

之道

益謂之缶。缶方有反。益本亦作登。烏浪反。

疏

傳益謂之缶。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益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

大耋之嗟注云良父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而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式用缶注云交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式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緘缶備水器則無冬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無夏值其鷺詡

詡翻鷺也。詡音導又音陶。

疏

傳詡鷺。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鷺彼詡作鷺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

舞於市井爾

。粉符云反。亟欺冀反。

疏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續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

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放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特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昉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娣娣於粉榆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東門之粉宛丘之桺。粉白榆也。桺杞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疏。傳粉白至所聚。正義曰釋木云榆

娣其下

。子仲陳大夫氏娣娣舞也箋云之子男子。疏。傳子仲至舞也。正義曰知子仲是也。婆娑波反說文作娣音同娣桑何反。

疏

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

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祖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續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旦鄭音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荷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差徐七何反沈云

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往矣同 **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箋

續麻者婦人之事 **疏** 穀旦至婆娑。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也疾其今不爲。 **疏** 沈見朝曰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

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續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

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箋旦明至上處。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爲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爲曰差擇釋詁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曰善明乃云相擇刺

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 **穀旦于逝越以驪邁** 逝往

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視爾如荻貽我握椒** 荻苳茅也

邁行也箋云越於驪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 **視爾如荻貽我握椒** 荻苳茅也

處也於是行欲男女合行。驪子公反處昌慮反 **視爾如荻貽我握椒** 荻苳茅也

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苳茅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

本淫亂之所由。苳苳饒反郭云荳葵也苳音毗又芳耳反苳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

反好呼 **疏** 穀旦至握椒。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曰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

報反。 **疏** 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續者於是麻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苳之華然見我說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驪爲摠言於是男女摠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傳逝往至邁行。正義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驪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驪爲數王肅云驪數績麻之縷也。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驪假無言爲摠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驪爲摠謂男女摠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苳苳茅椒芬香。正義曰苳苳茅釋草文舍人曰苳一名蚘郭璞曰今荳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苳苳一名荳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

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

古文橫字。誘音酉，愿疏。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札從國子巡城持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

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必之洋洋可以樂飢。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必水之流

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必悲位反洋洋，樂本又作癢，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

其義癢字當從癢下作癢。案說文云：癢治也。療或癢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癢，下注放此，慤苦角反。疏。衡門至樂飢。毛以為雖淺陋衡門

小國之中猶可以與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君何以不與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

泉水消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

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

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邶國有泌，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飢。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

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

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

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呂反。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又作疏。漚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

荊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

但得其裏朝如筋者謂之漚。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言道也。菅

漚爲疏。漚菅。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

菅。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

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朝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迎魚敬反下注同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至者。正義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

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眾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

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牁

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牂牁與

牂牁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違秋冬箋云楊葉牂牁與

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牂子桑反。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禮以昏時女畱他色不肯時行。疏。東門至煌煌。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與昏之正時楊

乃至大星煌煌然。煌音皇。葉長大與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牁然而大

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與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

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畱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

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

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爲異其義則同。傳牂牁至秋冬。正義曰此刺昏姻

失時而舉楊葉爲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

男女失時不違秋冬也秋冬爲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土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

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

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

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祀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與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牁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歟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礼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邛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礼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别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内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至煌煌然夫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東門之

楊其葉肺肺

肺肺猶牂牁也。肺普具反又蒲具反。

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晢晢猶煌煌也。晢之世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如於萬民焉

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它本

亦作佗同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殺音試本又作弑同

疏

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如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既立

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傳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不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弑君也春秋桓

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弑君

者以免爲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爲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咎然矣欲令

佗誅退惡師則弑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

明是惡師。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與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問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末去也。

至陷於誅絕之罪。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多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聞音閑。暗都魯反。又作觀。

夫傳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相息亮反。

人知之。夫傳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相息亮反。

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疏。墓門至然矣。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閒難自。古昔之時常然。去羌呂反。難乃旦反。

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與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視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傳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

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箋與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與意。故述與意以申傳也。紂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夫傳相

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傳言。或為傳者。正謂此訓夫為傳也。師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傳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箋已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

也。墓門有梅有鵲萃止。梅樹也。鵲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使以鵲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末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鵲戶驕反。

萃。但醉反。柙。冉鹽反。則惡鳥路反。夫也不良歌以詠之。詠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

倅反。告也。韓詩詠諷也。詠子不顧顛倒思子。箋云。子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倅反。告也。韓詩詠諷也。詠子不顧顛倒思子。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末必惡。徒有鵲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鵲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與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末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傳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

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樹至萃集。正義曰。梅樹釋木文。鵲惡聲之鳥。一名鵲。與梟一名鵲。瞻邛云。為梟為鵲。是也。俗說以為鵲。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鵲大如

之鳥。一名鵲。與梟一名鵲。瞻邛云。為梟為鵲。是也。俗說以為鵲。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鵲大如

之鳥。一名鵲。與梟一名鵲。瞻邛云。為梟為鵲。是也。俗說以為鵲。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鵲大如

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鵲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疏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

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已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有旨苕。

與也。防邑也。苕。上。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

印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與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印其恭反。苕。徒彫反。

誰侮予美心焉。切切。

侮。張誼也。箋云。誰。誰。人也。女。眾。讒人。誰。

佻張誼。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切切然。所美。謂宣公也。佻。陟雷反。說。防有至切切。

疏 防有至切切。正義曰。言防邑。

之中有鵲鳥之巢。印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印丘地。美故。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

讒言。君子懼已。得罪。告語。眾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切切然。而憂之。傳防邑。印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

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印為丘。抑風稱施。丘有葛。鄺風稱阿丘有葛。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若陵若此。直云。若草。彼陵若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

陸機疏云。若若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蒹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佻張誼。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箋誰讒至宣公。正義曰。言誰侮予美者。是就眾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為所美之人。

中唐有贊印有旨

疏 傳中中至綬草。正義曰。以

鵲中庭也。唐堂塗也。贊。餽。餽也。鵲綬草也。贊。薄歷反。鵲。五歷反。令音零。字書作餽。適都歷反。字書作餽。綬音受。

疏 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官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贊堂。途。堂下

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官又云。餽。餽謂之贊。李巡曰。餽。餽一名贊。郭璞曰。餽。餽也。今江東呼為餽。贊。鵲綬草。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機疏云。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誰侮予美心焉。惕惕

十二經注疏 詩七之一 國風 陳 六

惕惕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好呼報反序同說音悅澤陂詩同

疏

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

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

與也皎月光也箋云典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晢。皦古了反本又作皎哲星歷反

佼人僚兮舒窈窕兮

僚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佼字又作姣

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僚同音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紂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交音已小反又居酉反

勞心悄悄

也箋

云思而不見則憂。悄七小反

疏

月出至悄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與婦人白晢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晢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僚而好兮行

止舒遲姿容又窈窕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悄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

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窕兮故

知窈窕是舒遲之姿容。傳悄悄憂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愠也故為憂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受兮勞心忼兮月

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皓胡老反劉本又作憫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嫺嫺妖也優於久反舒貌慍七老反憂也

燎力召反又力甲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

字御叔。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下同御魚吕反又如字。

疏

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

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鄉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林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林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反。孟。匪適株林從夏南。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軀拒之辭。軀都禮反。疏。胡爲至夏南。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爲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兮靈公爲人所責軀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佚故刺之定本無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卽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大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爲軀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于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往來淫佚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祀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與孔寧儀行父

也感傷謂涕泗滂沱。彼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弟疏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音光反沱徒何反下文同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

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竝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相悅為此無札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愛人之無札

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

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

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札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

之無札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札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

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

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

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彼澤之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彼澤之

陂有蒲與荷與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後大興者由同姓生。荷音荷障章亮反夫音符本亦作芙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無札也箋云

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葉莖幸耕反倭古卯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覺音敎。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

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葉極美好以與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

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札不以札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

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倭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倭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

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陂澤障荷芙蕖。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蕝其本蓄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的中蕝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茄其莖蓮華也的蓮實也蕝中心也郭璞曰密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蕝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蕝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與意以當以傳云傷無祀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倂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與者淫風由同姓生一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箋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潦洧桑中亦刺淫洧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礼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彼澤之陂有蒲與蘭。蘭蘭也箋云蘭當作蓮蓮酒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酒出於鼻也。鄭改作蓮練田反。傳蘭蘭。正義曰以潦洧秉蘭爲執蘭則知此蘭亦爲蘭也蘭是芬香信。蘭毛古顏反。疏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好貌。卷本又作卷同其負反。寤寐無爲中心悄悄。悄悄猶悒悒也。疏傳悄悄猶悒悒。正義曰俗本多無之。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菡本又作荇又作歆戶感反荇本又作荇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輾張輦反。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